



双城

我随着他们的灵魂，把我的心旅和梦游放大，就成了现在的《双城》。

王维胜 著

SHUANG CHENG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双城

王维胜 著

SHUANG CHENG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双城/ 王维胜著. —兰州: 甘肃民族出版社, 2009. 7
ISBN 978-7-5421-1579-9

I. 双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1353 号

书 名: 双 城

作 者: 王维胜 著

责任编辑: 桂 渝

封面设计: 王林强

出 版: 甘肃民族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发 行: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印 刷: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 印张: 12.25 插页: 2

字 数: 130 千

版 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1400

书 号: ISBN978-7-5421-1579-9

定 价: 30.00 元

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或无文字现象,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邮编: 730030 地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网址: <http://www.gansumz.com>

投稿邮箱: liuxintian@yahoo.com.cn

发行部: 葛慧 联系电话: 0931-8773271 (传真) E-mail: gsmzgehui3271@tom.com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这是两个古城堡，在介绍它们之前，我想起了《桃花源记》。陶渊明虚构的世外桃园，始终像一个梦，又像海市蜃楼或画在纸上的风景，虽说迷人，但只能向往，不可触摸。现实中没有桃花源的奇美和恬静，更不可能让你拥有那种诗一般躬耕归隐的田园生活。

而我要告诉你的古城，一个向东，一个向西。向东的城堡里以前战乱不断，发生过许多故事，许多朋友都到过那座古城。向西的古城如同《桃花源记》所记述的，深藏世外，好多人没去过，也没见过，因此许多朋友说它不可信，可它确实就在这个星球上，就在我们身边。楼兰古城在没被发现之前，要是有人说楼兰美女的故事，肯定会遭唾骂，而现在，再也没有人怀疑它曾经存在过，再也没有几人说它是假的了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

上部：围城

这是人间的一面

我爷爷告诉我，我家原住在夏州城，不姓刘，而姓王。爷爷十六岁时受官府通缉，隐姓埋名，远走他乡，就这样把祖宗的姓给“卖”了。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从心里看不起我爷爷，而敬重我的四个太爷爷。

可我从没见过我的四个太爷爷。

我大太爷叫王文昌，其他三个太爷，依次叫文高、文俊、文渊。

我是最小的太爷王文渊的重孙子。我的四个太爷爷名中都有一个文字，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儒生，没有一个读过孔孟老夫子的圣贤书，相反，四人都是虎背熊腰的粗汉，都会玩枪弄棍，在乡里号称“四大金刚”。

道光年间，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大清的国门，逼得道光帝割地赔款，随后美、法等列强像一群嗜血蝇虫，叮咬在大清这块肥肉上。道光爷束手无策，在万分焦虑中撒手归西，把一个烂摊子交给了儿子咸丰皇帝。国家在咸丰爷手中，没有任何起色，十年后，他把国势衰落的大清交给了同治，自己也跑到祖宗那儿报到去了。同治爷接过大清江山时，西捻军在中原揭竿而起，而各地小规模兵乱、民变此起彼伏，同治万般无奈，出台了一项措施，要各地乡绅组织团练，对付民变。我的二太爷王文高当时是乡绅刘伥为的家丁，刘伥为趁机拉起了一队人马，起名归林军，自称刘大帅。我二太爷就在刘伥为手下效力。

令人出乎意料的是，刘伥为拉起归林军后，枪口没有对准变民，却对准了大清的军队。

他们呼啦啦占领了夏州城，扬言要打过黄河，从北路进入陕甘腹地。

而此时，陇东董志塬上，一个叫名叫邓福堂的汉子，在宁夏固原以打抢起家，率众在安化拉起造反大旗，聚起二十万人马，攻城掠地，攻占富庶之地大理川和小理川，邓军从东路直逼西安。

两路大军，势不可挡。

同治帝得报大惊，急令大清名将左宗棠清剿。

左宗棠大军渡过黄河，一举剿灭东奔西突的西捻军，挥师北上，出击大理川、小理川，将邓福堂二十万大军逼到靖边县镇靖堡。

两军对垒，左宗棠手下名将刘松山一马当先，只一仗，二十万大军溃败。邓福堂的父亲、弟弟连同一块儿起事的一帮子铁杆兄弟，惶惧不已。邓福堂手下二十万人，原本是饥民，图的是有一口饱饭，并不想图谋大清江山。左宗棠大军一到，很多人逃之夭夭。偌大战场，只有邓福堂兄弟几人，站立风中。

刘松山骑马到邓福堂眼前，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刀顶着他的脖颈，大声喊道：

“快快跪下投降，饶你不死！”

邓福堂的父亲大喊归顺了拉倒，一帮兄弟听从他父亲的话纷纷放下刀枪，跪在地上向刘松山投降。

邓福堂一马三械，马已战死，长枪短枪发烫毁坏，手中只剩下一把大砍刀。他手一松，大刀“当啷”掉在地上。刘松山等着他下跪乞降，他轻轻一拨刘松山的长刀，昂首立在风口，说：

“捆吧。”

刘松山头一扬，手下一涌而上，将邓福堂五花大绑，推向“杀场”要斩首示众。

邓福堂乱发披在颈后，敞着血衣，一步步走向斩首台。黑压压的官兵和他的耷拉着脑袋的兄弟们眼睛盯着他。猛然间他扯开嗓门唱起了《斩青龙》。

跟他一块起事的上万饥民泪流满面，齐刷刷地跪下去。押他的官兵将邓福堂一推，大吼：“死到临头你别唱了！”

邓福堂偏要唱，并且声音越来越响。杀场后面的听到唱声朝前面挤，两旁的人朝中间涌。邓福堂的部下跪倒在地上哭泣。歌声惊动了左宗棠。左宗棠喊声刀下留人，刘松山立即将邓福堂拉到左大帅营帐。左宗棠亲自给邓福堂松了绑。可是邓福堂是石头性格，不买左宗棠的账，不但不谢他反而破口大骂：

“左屠夫你少来这一套，我儿子娃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，要我降你，万难！”

刘松山大怒，一掌砸在邓福堂的脖子里：“别给脸不要脸，你给我跪下！”

邓福堂两眼黑紫，身子一弯，又站直了。“我的膝头有毛病，死了腿子也是直的。”

左宗棠喊住刘松山，轻轻笑道：“你二十万人马都没了，我要你一人降我有啥用？我听你唱斩青龙唱得好，惜你是个好汉。我不要你降，我们和了，你看若何？”

邓福堂轰地乐了。

刘松山有点臊气，转身离开大帅营帐，身后听见邓福堂在教左宗棠唱斩青龙，左老头声音走调，惹得邓福堂哈哈大笑。

左宗棠收编了邓福堂的二十万人马，给他封了官。左大帅要

邓福堂作先锋，去攻打我二太爷的归林军。邓福堂二话没说，调转马头，直奔夏州城。

我二太爷王文高带领大军在城外迎战邓福堂，归林军仅有四五万人，碰到不怕死的邓福堂，突显颓势。二太爷王文高急忙打发我太爷王文渊去搬救兵。

正是秋天，我太爷骑着骡子到了南城门外，南门外的麦茬地一片黑红，头不连脖子的血身子横七竖八。恶风裹着阵阵人血的腥味吹来。闻着血腥味的人一个个腿麻脚软、魂飞胆散，跌跌撞撞趑趄趑趄苍白着脸没命地狂奔，身后风里的哭声、叫声、呻吟声像一条条长鞭抽打在他们的骨髓上。我太爷的骡子腿上的肌肉抽成一堆。急得他出了一身大汗。拉、扯、打，都不管用，骡子挪不成半步。

城外野地，全是邓福堂的军队。太爷想到了跑，可是两支黑马队突然从城墙根两边杀过来，邓字大旗呈扇形围成大圈，将他和骡子圈在其中。

接着紧闭的城门轰隆打开，三百六十五个被捆绑着的归林军俘虏一溜儿从城门洞被押了出来，绳索相互连结，一个连着一个。俘虏两边，站着刀光闪闪的清军和威风凛凛的邓福堂的大军。他们齐发一声吼，地动山摇。俘虏拉到城门广场，立即被分成四排，每人身后站着一个拿刀的兵卒，只听马上的监刑官拿一面小旗吼一声动刑。远处掌旗的士兵双手挥舞军旗，大旗在风中哗啦啦地响，充当刽子手的士兵死命地压俘虏的头。

“砍头不过风吹帽！”

我太爷王文渊是兄弟四个中最胆小的，他被这场面吓楞了。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突然之间，他听三百六十五个俘虏齐声一吼，

一股热尿顺腿流到地下。我太爷看到监刑官手中的小旗向下，士兵的刀都高举了起来，一阵爆裂的声响，我太爷看到三百六十五个人头被站着砍下，骨碌碌滚到地下。三百六十五截血身子如风雪中的柱子，直直地立着。粗壮的血柱从没头的脖颈中喷射而出，血沫如花瓣从空中落下。地下血湖血海，没头的僵硬的身子扑哧扑哧倒在血泊中，溅起血浪。血管刺刺地将血吹成一团团的血泡，柳絮般在空中飘。

我太爷王文渊不知何时，倒在骡子旁边，晕了过去。

行刑完毕，队伍原地不动，没有撤走，却响起一阵鼓声。

骡子受惊，在原地打了几个转。这畜生通人性，没有跑，只管用蹄子刨地面，扬起的尘土落了太爷一脸一身，可我太爷仍在昏迷之中，谁料想它一转身，屁股对着我太爷撒出一泡热尿，如一大桶热水，结结实实浇透了我太爷。

我太爷顿时醒转过来，他看到三辆木笼牛车正从城门洞里缓缓出来。尽管木笼高大结实，遮挡视线，可我四太爷还是一眼看出，那头一辆木笼牛车里的是我大太爷王文昌。他和其他两个人分别押在三辆木笼车中，三人的头都伸在笼外。

木笼牛车被拉到刑场中央，笼门铁链一响，牛头锁被打开，我大太爷王文昌和那两个人，带着脚镣，手被反绑着，从车上被拉了下来。我大太爷王文昌的脚一落地，就扯开嗓门唱：

单雄信本是英雄汉……

我大太爷王文昌是个花儿好手，可他唱的不是缠绵的花儿，而是高亢的秦腔《斩青龙》。

帅字旗下的邓福堂身子一抖，几乎从马上栽下来。

邓福堂想起了他唱《斩青龙》的情景，眼前的这人也是个好

汉。可邓福堂不是左宗棠，他没有左大帅的气量。他唱一曲《斩青龙》，左宗棠不仅留下了他的人头，还提拔他，成了自己帐下的一员猛将。我大太爷的唱词和他当年在镇靖堡唱的没有两样，可他想的和左宗棠不一样，他脑子里闪现的是一山不容二虎。

他在马上抖了一下，只一下，便恢复了镇静的神态。

地上一片死寂，他向士兵挥挥手。几个面无血色的士兵一拥而上，五条麻绳拴住了我大太爷的头和四肢。麻绳的另一端，套在五匹大马的脖子上。

五匹大马相背而站立。

邓福堂说声开始。

斩旗在空中一挥，监刑官大吼：

“五马分尸！”

一声鞭梢响过，五匹大马顿时蹄踏实地，拼力拉扯。我大太爷的身子腾空而起，身躯像一朵牡丹花被撕得粉碎，血肉如惊飞的花蝴蝶四处飞溅。

我太爷王文渊大叫了一声：“我的哥。”

邓福堂听见了，所有行刑的官兵都听见了我太爷叫的那声哥。他们的眼睛齐刷刷地盯在我太爷王文渊身上。他连人带骡，被拉到邓福堂马前。

“你刚才叫什么？”

“哥，我哥！”

“你是王文昌的兄弟！”

人们大叫杀了他！

按理说，这时候我太爷应该像大太爷一样表现得勇敢一些。即使他不会唱《斩青龙》，可最起码也应该大骂邓福堂才是。可我

太爷，平常很能打很能杀的我太爷，却在生死面前，没有勇敢可言。他不想死，他害怕了。

邓福堂看得清楚。他在马上黑着脸说：

“兄弟，活下去容易，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做就是了。”

我太爷使劲点点头，他按邓福堂说的做了。

城外二太爷王文高和大太爷一样，是个刚烈的汉子，誓死不降邓福堂。不知道我太爷用了什么法子，使二太爷改变了主意。

二太爷王文高按照我太爷的吩咐，杀鸡宰羊，大摆宴席，把刘大帅刘张为手下的十几个将领请到西乡我家的西乡公馆。我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，我二太爷以前只不过是刘张为的一名家丁，可自从刘张为当了大帅，我家几个太爷都在归林军中谋到了官职，我们家随之显赫起来，在乡下起了高楼，修了公馆。

刘大帅刘张为手下将领刚刚坐定，我太爷王文渊领着一个黑脸大汉进了公馆，身后跟着我太爷的三十个归林军亲兵。

他们上了楼。

楼上宴席已经开始。我二太爷王文高站在门口，招呼客人。十几个将领，分坐在两桌宴席上。菜过三道，酒过一巡，人们正在兴头上。

楼上客厅的两扇门都敞开了，我太爷王文渊和三十个亲兵已经站起门口了。

黑脸汉子最后出现在门口，客厅里气氛大变。我的四太爷指着黑脸汉子说：

“我来介绍，这是邓将军！”

“邓福堂？”

头领们脸色大变。手不由得抓住了腰间的刀柄。

邓福堂一脸杀气：

“好口福，我给你们带了好吃的。”

“上菜！”邓福堂高吼一声。

身后的士兵端着一个大木盘走进来，端端正正地放在桌上。木盘上面盖着一块红布，下面的东西高高地隆起。

大家楞楞地瞅着。

士兵揭去红布，露出一颗血淋淋的人头。

归林军的将领们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那是刘大帅刘侬为的人头！

几个将领的刀子同时从刀梢中冒出来，可是他们的脸，因为巨大的疼痛而扭曲变形，他们的腰间，不知什么时候，一柄短刀已经插进了体内，鲜血溅到热气腾腾的菜上，人顿时硬在席前。还有几个没抽刀的将领，软在椅子上大哭。

邓福堂撩一块溅着血的羊肉，送到嘴里：“吃，都吃！”

我太爷抖抖颤颤地拿起筷子，其他人流着泪水看邓福堂撩。

这些故事，都是我爷爷告诉我的。我爷爷晚年到了加纳古城，威风皆失，闲暇无事时总说这些事，我一直追问，刘侬为到底是谁杀的。我想知道细节，可我爷爷不知咋回事，对刘侬为的人头如何到了邓福堂的木盘里，只字不提。但我想，在刘大帅之死中，我的两个太爷肯定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。

邓福堂收拾了刘大帅及属下部将后，收抚了归林军，给我家三个太爷一人一顶官帽。我二太爷王文高被派遣到宁州，经过多年的经营，当了宁州总兵。我三太爷王文俊被安排到兰州，作了协统。我太爷王文渊到定川任职，不知什么原因，时隔不久，他脑子出了毛病，时好时坏，几乎等同于痴呆了。官府并没有因我太

爷生病而撤换他的官职，只不过他的官职一直没有升迁。我爷爷长到十五岁时，袭了我太爷的官职，在宁州大营我二太爷手下当了哨官。

夏州是个多事之地，平定刘侔为刘大帅后，邓福堂收编了归林军，一直坐镇夏州。在他坐镇的三十年间，夏州再也没有发生变乱。我爷爷说，他十岁那年，一生征战，搜括了无数金银财宝的邓福堂，卸职归家，在理川城开了钱庄、布店，一心一意当起了富家翁。

02

我田奶奶讲，我爷爷落地时与别人有些不同，别的孩子接生婆一拍屁股都是“哇”地一声大哭。我爷爷不是，他是嗷嗷地叫一声，拖腔很长。田奶奶说，当时庄上的老人回忆，那声音好像脚户哥早晨赶脚时相互之间的吆喝，又好像寨子里的头人召集手下兵卒。那一刻，冥冥之中好多后来成为我爷爷铁杆的兄弟们身子莫名其妙地颤动了。

我爷爷注定是个不安稳的人。十八岁那年，他居然反了。

我田奶奶说，我爷爷造反，根源在我两个太爷身上。一个十八岁的娃娃，对这个世界能有多少感知，能有多少怨恨。三太爷王文俊的死激怒了我爷爷，二太爷的一句话点燃了我爷爷的怒火。

我三太爷王文俊死得很惨，他被陕甘总督王崧活埋了。

王崧被任命为陕甘总督时，同治早已驾崩，光绪在位已经八年多了。江山仍旧是大清的江山，国运却不可同日而语。边疆各省，名为大清的，实则早已表现出分崩离析的迹象。军政大权被

地方势力瓜分,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急剧下降。光绪派王崧到陕甘,旨在将地方军队重新掌制在朝廷手中。

这时的兰州总兵为鲁宏陶,下属三旗人马,我三太爷王文俊是左旗管带。

而这一年,总兵鲁宏陶患病。我三太爷是三旗之首,心里自然有了想法,企图取鲁宏陶而代之。可另外两旗管带,看到总兵鲁宏陶病重,也想谋取好处。三人牯犊放屁羊不服,各怀鬼胎,互相排斥。

我三太爷王文俊赶紧同我二太爷宁州总兵王文高商量,我二太爷暗中派兵支持。我三太爷有了二太爷的支持,心里有了主意,趁其他两旗管带不在军营的机会,带领自己的左旗人马突然进攻两旗驻地华林山。等那两旗管带明白过来,华林山驻地已被我三太爷的人占了。右旗管带组织人马反扑,被我三太爷杀了。中旗管带丁文彪一看大势已去,长叹一声,收拾残部五六百人逃走河西,从此盘踞在乌坨山,占山为王。

事发后,我三太爷王文俊要挟鲁宏陶交权,他只好交出总兵关防,第二天离开兰州,直奔西安,向陕甘总督王崧告状。

王崧正在盘算如何掌控兰州三旗人马,得知此情,以巡视的名义亲赴兰州。

我三太爷对陕甘总督王崧没有任何戒心,因为在当时,弑官篡位的现象屡见不鲜,国势日衰,上至皇帝下至大臣,对此都无能为力。为了息事宁人,防止发生大乱,朝廷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颁令承认新官。我三太爷认为,此番陕甘总督王崧巡视兰州,对他来说,不但无害,反而有益。他置办了丰厚的礼物,准备孝敬王崧,以便尽快得到朝廷正式任命。